

## ◆邵阳诗韵

## 书看六代亦不凡(外一篇)

刘宝田

邵东曾载淳,曾湖峰之子,曾任广东花县、河南延津县县令,著有《旅宦萍吟》。

其《久雨》一诗云:“长锁寻幽步,昏昏尽掩扉。最怜鸣鸟静,尤恨落花飞。积晦人如醉,高关客应稀。谁知过春半,犹未解寒衣。”春雨连绵,阴冷晦暗,这是苦雨之作。本来春雨贵如油,但太多就由贵而贱,且由贱而苦了。终日昏昏默默,掩门长坐,想出去漫步寻幽、趁兴踏芳都不方便。听不到清脆的鸟声,春花就被雨水打落了。一天到晚,昏昏暗暗,人也好像喝醉了,浑浑沌沌;客人也很少来,朋友之间交往也受阻,成天寂寞郁闷。不知不觉,春天过去了一半,还是不能脱下冬天的厚衣服。全为记实之词,舒胸闷气而已。

《看桃》一诗也是写春天,虽然晴光明丽,但却亦不畅怀:“平野烟含色更新,穿林黄鹂语频频。桃花不解幽人意,偏向枝头媚煞人。”桃娇媚人,并非诗人本意。那他“看桃”又为何意?我想,“幽人”给出了答案。幽人者,或为隐逸之山客,或为深居不出之士人。作者所指非为隐士,应为深居僻静之所的闲适之士。他来看桃,不是观赏春事之繁华,花事之缤纷,而有武陵渔翁,心向桃源幽静和谐之情趣。所想和所见并不统一,故以“桃花不解幽人意”“偏向”之语曲折表达寻幽之意。《山居即事》表达的是一种读书的乐

趣:“桃竹隐几听松风,满案牙签抽不空。星阁莫嫌书室小,武陵惟许一舟通。”自己的几案隐在桃竹清气与松风之中,满桌的书籍翻看不完,意即成天耽于书典之中。牙签,系在书上作为标记。天地浩阔,莫嫌书房小呵,那美好的桃源胜境只容一叶扁舟通达其中。看来作者是一个书痴,读书之乐,如渔人于乱世中进入桃源。进入书中天地,红尘俗务,都一齐抛诸脑后了。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好读迷学的家风,才成就其家庭的书香传承。自其先祖曾友铭以来,至曾载淳,已历六代,自明初至康熙三百余年。这于邵阳,特别是邵东,是一段文坛佳话、盛事;于曾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只是自曾载淳以后,不见文事流传,不知何故。亦不知曾氏后人,至今安在,尚重文否。若有人能考其流变,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 琴书山水性萧疏

邵阳车泌书,康熙初岁贡,曾署常德教授。其《西园偶述》一诗:“髫年耽嬉戏,游览涉琴书。中年多儿女,衣食烦踟躇。晚年颇好道,抱吟常索居。家有四男儿,仕学远驰驱。诸孙甫就塾,嬉笑浑皇初。”这是对自己一生的梳理和概括。接着,记述自己度日的起居行踪:“读罢理花木,心目欣翳如。佳节从西来,策杖候茅庐。酷暑亦渐退,新凉起庭除。静读少陵诗,

学钓子陵鱼。敢曰慕肥豚,实缘性萧疏。”晚年时,一天就是理理花、散散步、读读书、钓钓鱼,像今天好多退休的老人一样的生活节奏。他觉得这样很好,于是结尾两句写道:“寄语劳劳者,俯仰姑徐徐。”嘱咐大家不要太辛劳,行止之间,要自然从容。

写新邵县巨口铺白云岩的《慈寿寺》云:“次第行经古寺门,游云时带乱烟痕。有僧来说山中话,此地能清客子魂。凄远梵声生别院,稀微松色在前村。几人分坐闲闲看,碧草苔花卧石根。”一路从容行止,一派闲情逸致,有烟霞之情趣,无尘嚣之气味,身内身外,清莹明洁,不似世俗中人。

《春暮登双清亭》云:“携琴呼渡到山头,遍踏青山不待秋。石倩异人闲点缀,泽消红影见清流。棠阴未剪周南国,莲沼常清宋邵州。乘舆再来邀好月,何须载酒庾公楼。”其诗亦如其性,不好雕琢,即使用典,也是通俗易懂的。此诗用典,邵阳人大多耳熟能详,一是指周公旦宣政于棠棣树下,一是指宋周敦颐建爱莲池于城中,都是前贤惠政的遗迹。有了这种好景致,再来游时,只要邀一轮明月,趁夜而游,何须登庾公楼而借酒消愁。晋庾亮治武昌,与僚吏登南楼赏月。唐元稹诗曰:“伤心最是江头月,莫把书将上庾楼。”车诗反其意,无愁可浇,不必登楼了。观名亭,忆名流,表达了对名景名城的热爱。

## ◆思想者营地

## 孙女归来第一课

伍想德

2014年1月2日,孙女齐子到美国加州大学,学习电影导演、制片专业;今年10月16日,她和同专业的男友金盾研究生毕业归来。第一天就要我给她上中国和家乡的传统文化课。

我带领全家人首先参观了“蔡锷故里文化博览园”。博览园位于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规划面积660亩,核心景区381亩,是集文物保护、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全域旅游于一体的特色旅游景区。蔡锷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军事家,真诚的爱国者,他不仅有卓越的事功,而且有伟大的人格。毛泽东曾将蔡锷与黄兴相提并论,视为做人的“模范”。朱德则将蔡锷与毛主席相提并论,称为“良师益友”和“指路明灯”。

晚上,我带着全家人游宝庆古城墙。只见资江和邵水穿城而流,显灵秀,北塔与东塔隔江相望,镇水患,两江相汇处的水府庙画栋雕梁,甚是大气。来到古城墙脚下,我告诉他们,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周敦颐在邵州工作四年,在这里辟池种莲,池为“爱莲池”,池中建桥,桥上建亭,亭为“君子亭”。他写下千古不朽的《爱莲说》,赞誉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称为“花之君子”。他以莲自喻,倡导君子之高尚风范和独立人格。

齐子问邵阳为什么又叫宝庆?我把大家带到“宝庆元宝”的雕塑面前说:这是宋理宗下令铸造的铁质纪年钱币,“宝庆”其实晚于“邵阳”。邵阳最早叫“昭陵”,隋统一中国后,把昭陵改为邵阳,唐朝设邵州。宋理宗赵昀登基后,把年号定为宝庆,把他的“封藩地”邵州升为宝庆府。“宝庆”这个名字用了700余年,到1928年又改回邵阳。我又带大家观看了排成一行的精美石砌的五座牌楼,展现古城从“昭阳、邵陵、邵州、宝庆、邵阳”的2500年历史进程。

齐子又问什么叫“宝古佬精神”?我带领他们拜谒邵阳历代十二尊名人塑像。这些人是邵阳历

史和文化的展示,他们重信义、敢闯拼、讲文明、求实际、图强盛……唐代的胡曾,他的《答南诏牒》在民族史上建有奇功,留下了千古吟诵的《咏史诗》;苗族杨再兴是跟随岳飞抗金的名将;蓝玉是明初大将屡建奇功;魏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海国图志》影响尤为深远;刘长佑、刘坤一,都是文化人带兵屡建奇功,成为晚清重臣;湘军将领魏光燾,甲午战争中回乡带三千子弟兵,冒风雪赴山海关,孤军奋战显示无畏的爱国精神;家喻户晓的蔡锷将军,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立下卓越功勋,讨袁护国又立新功;匡互生火烧赵家楼,点燃“五四”烈火;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为抗战前线培养了不少干部;音乐大师贺绿汀,一生创作了260多首(部)作品,其《游击队歌》鼓舞军民英勇向前;革命家、军事家袁国平,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

齐子又问为什么叫“铁打的宝庆”?我带着他们到古城墙北门口段观赏,对《宝庆府古城墙赋》仔细吟读。清代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20万大军围攻宝庆达三个月,守城湘军将领左宗棠凭着坚固的宝庆城墙负隅顽抗。石达开围城连营百里,粮草将尽,多次从江北强渡资江,被击毙的太平军“浮尸蔽江”。石达开留下“铁打的宝庆”的浩叹,率部西去了。

我们全家沿着古城墙漫游,只见书画院行家里手在品字作画,乐器行有人在弹拉吹唱,居民合唱团在放声高歌,姑娘们在耍剑舞扇,临江石柱护栏如卫兵护城……我们全家人如痴如醉,收获满满从临津门返回。齐子说:宝庆的历史文化在我心里慢慢补起来,邵阳十二大历史名人使我内心受到震撼,我要把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尽全力为国人和服务。

(伍想德,原邵阳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 学会从容

欧阳飞跃

去年年底的一天早上,我披衣起床,掀开窗帘,连日里的冷雨天气竟然一改了往日的容颜。呀,出太阳了!

一眼望去,人行道上排排的广玉兰、樟树、桂花树,冠盖如云,温暖的阳光把树叶照得雪片儿似的。小燕子们在上面快乐地跳着,叽叽喳喳地聊来聊去。微风吹过,这一棵棵绿树,就像画家的毛笔,一排排倒插着向天空写意;又像一朵朵澄碧的浪花,层层叠叠地卷上去,如美丽的云朵一般。

眼前的绿树让我陷入了沉思。它们,雨天里有雨天里的沉稳和庄重,阳光下有阳光下的飘逸和豪放;它们,经历过夏时的雷电和霹雳,饱受过冬季的寒流与霜雪,可是,总显得平淡、随和,像一个俊眼修眉、遍览风尘的高人雅士,自在、雍容地屹立在人间。此情此景,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苏东坡的那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曾经不解东坡先生何以在几乎陷他于死地的官场风雨中仍然可以乐观、豁达,泰然自若。当然,至少,从这首词里即可觉知,词人在不可预测的环境面前,依然显现出的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旷达和豪迈之情。

这样想着,趁着阳光甚好,索性从书橱中拿出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移步阳台,斜靠在躺椅上,开始一杯茶、一本书的惬意享受。忽然,一片落叶悄然而至,落在我眼前的茶几上。这是一片怎样的落叶呀!没有萧瑟,没有凄楚,倒像是天女手中遗落的花瓣,又像一只美丽的蝴蝶,澄明、透亮,五彩斑斓。我生怕它翩翩飞去,忙将它轻握在手心里,再夹到书页中,让它和东坡先生一起谈笑,我的内心亦欢喜不已。

一直以来,我深爱着文学和太极,总想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让自己真正修心养性的平衡支点。可是,我哪里知道,自己处心积虑寻找的答案其实就在眼前。不是吗?大千世界,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人生不仅有欢喜,也有苦痛或失落。我们何不像这绿树、这落叶,因内心沉稳而潇洒自如;何不像苏轼那样,即使“竹杖”“芒鞋”,依然“轻胜马”,管他风雨管他晴。

太阳西沉,天色向晚,我赶紧将晾晒好的衣物收回整理。突然,我发现之前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色太极服上,又增添了几处不规则的斑斑点点。我很纳闷,随即开心地笑了起来。我想,这真是一首字里行间充满着俏皮和跳跃性的诗歌,也是一幅阴阳涌动、气象万千的太极美图。亲爱的燕子,谢谢你送给我新年礼物!

(欧阳飞跃,隆回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 雾漫森林

郑国华 摄



## ◆学林漫录

## 谈笑深时风雨来

易立军

我与恩师易重廉先生因古典文学结缘已经28年了。

9月18日,我给恩师打电话。电话里传来恩师亲切的话语:“立军,你到哪里了?”“我在单位上班,明天上午10点左右来邵阳。”“欢迎你来做客。”

恩师今年89岁了,还在读书写作,为了梳理楚辞方面的问题,向我借了《楚辞学史》《汉楚辞学史》《元明清楚辞学史》,已阅毕,急于完璧归赵。我主要是去看望老师,同时给老师捎带黄三畅先生的《云深不知处》及今年的《隆回风情》。

19日,我9点多钟就到了老师家,轻轻敲门,没有反应,拨打电话,老师原来在楼下。进了门,寒暄几句之后,我们就聊了起来。开始聊的是老后。因前段老后匆匆撒手人寰,社会各界纷纷悼念,我也送了老后最后一程……老师认识老后很多年了,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常常见面,惊叹他手中掌握的资料之多。老后的妻子朱春英女士是老师的学生,摄影技术很好。他们夫妻偕行,一路风雨兼程。老师问我老后的身世,我根据了解的情况做了答复。

花瑶是隆回的一张名片,老后在把花瑶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目前花瑶研究仍待深入,存在许多模糊之处。9月12日,

我到小沙江江边村拜访黄勇军、米莉夫妇,得知他们出版过花瑶文化的专著,旋即网购《瑶山上的中国》《花瑶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这些书有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和珍贵的文献,是我目前见到的关于花瑶文化研究的最好读本。老师书房里有两大本黄勇军、米莉编撰的关于花瑶的资料,这些资料非常有价值。老师在开研讨会时见过作者,他曾在会上做过高度评价。学术交流要有共同语言,掌握的资料要相当,要长期沉潜其间,交流时才会撞出思想的火花。

不知不觉中,话题转入到梅山文化。老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在全国来说都是较早的,在《楚风》《民间文艺季刊》《民间文学论坛》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文章。我说因精力有限,梅山文化研究我关注不够,但深知现在前进一小步都相当艰难。虽然邵阳市以邵阳学院领衔成立了梅山文化研究与传播协会,这种布局既有优势,也有缺陷,梅山文化研究需要长期田野作业,有几个人做得到?隆回县即将成立梅山文化研究会,我亦作壁上观,因深知其间的艰辛。“梅山”的得名及习俗,长沙的林河先生说是为了纪念秦汉时期一位叫梅鋗的将领,但这位将领为何

与梅山三洞的捕鱼捞虾、进山打猎、立哨放鸭联系起来,显然隔着一堵墙未打通,很可能此路不通。研究梅山文化,必须熟悉道教、巫雩,对原始思维、原始文化亦需涉猎。

近几年对邵阳地方文化关注多一些,陆陆续续写了一点文章,老师鼓励我集结出书。我说现在还不到时候,有十多篇半成品尚未完成,白公城、桃花源、邵州称谓何时始的文章还需充实材料。我抄了一段清朝“佑善亭”的《修亭碑记》,就其中的断句请教老师。

马少侨先生曾写有《自传》,认为在他的学生中,重廉先生是武冈师范的高才生,他不善言辞,但有钻劲,全班没有人能赶上他,全校也是数一数二的尖子……他在楚辞研究上很有成就,敢于推翻前人的定论,提出独具见解的新观点,出版过《中国楚辞学史》。马少侨先生过世后,其子马铁鹰清理遗稿,发现此文。当重廉先生读到此文时,竟然潸然泪下。

不经意间,已近午时。此时天色阴沉,树叶飞舞,旋即一场大雨骤然而至,谈笑深时风雨来。老师端坐在窗边,那么慈祥,那么平静,那么坦然,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易立军,中国屈原学会会员、邵阳市作协会员)